



当代作家文库·第二辑



满目青山夕照明

——昭平县 77 位百岁老人采访录

刘中奇 陈有辉 主编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一)		1
(二)		13
(三)		27
(四)		41
(五)		55
(六)		68
(七)		81
(八)		95
(九)		110
(十)		124
(十一)		137
(十二)		150
(十三)		164
(十四)		180

(一)

《美丽善良的坚守者——黄姚镇巩桥村山儿寨百岁老人李素华采访录》

邵君礼

如果可以还原历史的本真，我很乐意担当操作者的角色。

事实上，有些历史的片段是无需再现的，让她在我们的意念中闪现就已足够。

此时，在我的意念中正缓缓地呈现一组关于一个女人一生的画面：清朝帝国没落时期，一个生命降生于一个静静的山村，从而带来了一连串的欢声笑语；在鸟语花香的山野中，一个少女与遍地的花儿同绽放，她清澈而顾盼生情的眼神在眺望远方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羞涩的期待；带着懵懂和希冀，她走进了简单的婚姻殿堂，同时也走上了成熟与磨难；从中年到老年，她艰辛地、坚忍地、淡定地、微笑地活着……

这组画面的产生，正是我与李素华老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么，下面我要讲述的，就是李素华老人的故事了。

从外到内的美丽

眼前的李素华老人正坐在自家厅堂里聚精会神地穿针引线，她的动作沉稳娴熟得令人惊讶，几秒钟的工夫，就将一条丝线穿过细微的针孔，100岁的老人，干起针线活来竟然如此得心应手，堪称奇迹。在我暗自钦佩之时，她收放好针线，向来访者微微一笑，一抹淡淡的红霞出现在她的脸颊。顺着这一抹红霞，人们似乎又回到了时光隧道里，去踏寻她的人生轨迹，去追忆远行的身影……

那是1909年初，在沙田镇的一个小山村，悄然降生一个女孩，也许那一刻，许多人没有想到，将来会有一个美人从这个小山村走出去。像许多农村家庭一样，李素华老人的父辈也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那个年代，贫困二字应该是司空见惯的，贫困有时可以抹杀一个人的意志，然而贫困有时并不能阻挡某些生命的成长壮大和绽放光彩。转眼之间，她已长到18岁。与别的女孩子不同的是，她拥有婷婷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段，娇美的面容上挺立着高高的鼻子，一举手一投

足散尽芳华的魅力。如此一来，她每每在村巷里走过，便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引来了无数的目光。同样，长相出众的她也成了许多小伙子关注的焦点。紧接着，是媒婆接二连三地踏进她的家门。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她谢绝了本村或邻村许多小伙子的追求，而远嫁到昭平县樟木林乡水口村陈家，从此夫唱妇随、勤俭持家、生儿育女。

对于许多女人来说，婚姻家庭至关重要，用时髦的话说，许多女性往往会执着于追求爱情的完整与持久。秀外惠中的李素华老人同样有这样的追求。然而，命运往往爱捉弄人，时至1951年，已生育4个儿女的她突然丧夫，为了心中的追求，承受着巨大悲痛的她改嫁到昭平县黄姚镇巩桥村山儿寨，与该寨周家文组成新的家庭。

在外人看来，这个家庭尽管平淡无奇，但却不乏温情快乐，如果日子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过去，那也不枉此生。然而，命运又一次跟李素华老人开了个玩笑，而且是个天大的玩笑。1972年，她的老伴周家文因病去世，她又一次遭遇沉重打击。许多个无眠之夜过后，李素华老人回归于平静，与养子周星道相互照顾过日子。后来，养子周星道与其子周织兴分家，她搬到孙子周织兴家住，直到现在。

经过多年的风雨洗涤和心灵的创伤，李素华老人显然平添了许多白发，岁月之痕永远地停留在她的眼角。然而，她始终是笑对人生，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精神面貌。她还是那么美，那种美是沉静的。因为，在她的一生中，她始终做着一个梦，一个美丽的梦，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把她文静和雅致的一面展现给旁人，哪怕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刻。

从小到大的善良

有人说，大凡美丽的女人，都是善良的。这话，用在李素华老人的身上一点不为过。

善良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待人待己的态度，有时，也是一种付出的表现，是一种不求回报的付出。李素华老人在安静地行走，同时也在不事声张地付出。

“奶奶对家人很好，我嫁到周家 10 多年了，从没见过她跟家人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而且事事都想着家人。”李素华的孙媳、周织兴之妻赵伟娇如是说。

说起李素华老人的种种好处，养子周星道的话就滔滔不绝。李素华老人有 3 个孙子，其中另两个孙子周篮兴、周慰兴都当过自愿兵。在他们当兵的那几年时间里，家里的劳动力非常缺，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已近 80 岁高龄的李素华老人总是参与家里的劳动，她不但包揽了家务活，而且还坚持到田地干活。此外，李素华喜欢种棉花，今年还在旧宅地里种了一分地的棉花。很多年前以来，她每年都把自己种的棉花请人做成棉被，送给养子和孙子们，这个习惯持续到现在。“她做这些事从不偏心，对待每个家人都一样好。”赵伟娇想起奶奶的种种好处时显得有些激动。

在村里走访时，村民周老伯告诉我，李素华老人年轻时会剪裁衣服的手艺，除了给家人剪裁衣服，她还经常上门帮村民缝制各式服装，并且很多都是免费缝制的。时至今日，很多村民还念叨着她的好处呢。也许李素华老人并不知道，因为她的善举而被周边人毫不厌倦地传颂着，但她心里一定是舒坦的，不然，又怎会有宽心的微笑呢？

在我看来，李素华老人对家人的好是一种小善良，而对村民的好，则是一种大善良。大小善良的完美融合，使得她的心灵变得越发纯净、柔和、温暖。而让人惊喜的是，她的这份纯净柔和温暖，却总是不经意地影响和惠及她身边的人。

有人说，健康长寿是因为饮食得当；也有人说，健康长寿是因为生活环境好。而我说，持久的美丽和善良，也依然可以使人健康长寿，并且在健康长寿的同时还焕发出一种值得细细品味的内涵和外在的容光。

这，就是李素华老人超然的一面。

《村里刮过“文武风”——记黄姚镇新寨村长寿老人刘奕有》

邵君礼

绿树林立，竹影叠舞，溪流轻歌，田野如画。这是黄姚镇新寨村给笔者的第一印象。

此刻，我们驱车进入该村 12 组。已近中午，晴空万里，万物似乎都在躲避烈日的焦烤，路上行人无几，田地间更难见劳作的身影。本以为这个时候劳作的农友们早已回家纳凉了，谁知，车子刚一转弯，突见路边的一块玉米地上正有人弯腰除草。只见他头戴草帽，手持锄头熟练而有力地干着活。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外形硬朗的老人。陪同人员告诉我，这位不怕太阳晒、干起活来仍劲道十足的老者便是我们要采访的刘奕有老人。

没有文化的文人

记得著名文化学者、散文家、教育家余秋雨先生曾说过，人大概有两种学历，其中，一种是从学校得来的学历，而另一种则是“隐秘学历”。这里所说的“隐秘学历”，从狭义上说，是自己通过自学从书本上得来的东西；从广义上来说，即是从社会上学来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我想可以用在刘奕有身上。

于 1914 年 1 月 16 日出生的刘奕有从小就没读过书，但他的记忆力特好，又有听故事的爱好，这是他日后成为“文人”的前提条件。从 6 岁时起，刘奕有便成了一个在社会上游荡的人。在世人的概念中，游荡的人应该是个不良的人，但刘奕有的游荡却弄出了点名堂。那个时候，市井街头、村头巷尾时常可见他的身影，他最爱做的事是听别人说书，听别人讲故事，在津津有味地倾听中，他渐渐地忘记了饥饿，也渐渐地记住了许多故事。就这样，经年累月地他自己也成了讲故事的行家里手。结婚生子后，每每有空闲，他就给家人讲故事，也给村里人讲故事。这个习惯竟然持续到现今。他讲《三字经》、《增广贤文》，也讲《祝英台》、《薛仁贵》。数十年来，他通过讲故事让自己获得了快乐，也给周围的人带去欢乐。久而久之，他便成了人们眼中没有文化的文人。曾几何时，因为有了他绘声绘色的演讲，村里一度呈现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古朴之风。

没有师傅的武者

在新寨村许多人的记忆里，刘奕有的手臂力特大，人们都说他会武功。而他自己则说，他没拜过师，没有师傅，他臂力大、身体壮是自己长年累月练出来的。

很多事物的发展，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完成的。刘奕有在长期听故事、讲故事的过程中，深深地被故事里的侠士风范所影响。于是，他喜欢与故事里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某一个主人公。而练习武功，大概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吧。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练武，而是利用每天早晚的时间，在村后的树林里举石碑、打空拳、踢树桩。看起来这再也平常不过了。可是，就是这种自娱自乐、自我陶醉般的运动，由于进行的时间长久和保持连贯性，他的身体竟由消瘦过渡到健壮，而且臂力特别大，体质得到大大提高。

当然，这些都是在刘奕有中青年时候的事了。

步入老年、特别是七、八十岁以后，刘奕有不再自练武功了。但为了强身健体，本可以安享晚年的他主动干起农活来，比如收割谷子、庄稼地里除草，等等，往往动起来都不会比年轻人差。据村民介绍，刘奕有特别耐热耐劳，90多岁的人了，当高温来临时，人们都纷纷跑回家，可他还能坚持在田地里干活。说起这些，刘奕有的二儿子刘可清透露，就在去年，他们家的2亩稻谷的除草工作，几乎都是他父亲一个人完成的，家人担心累着他不准他下地干活，可他明摆着就如一头犟牛，拉也拉不回头。这不，今年他又开始忙活起来了。

刘奕有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可以延年的“三维秘方”：通过讲故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通过练武和劳动强身健体，通过优美宜人的大自然环境修身养性，最终到达长寿的彼岸。

告别刘奕有时，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他那一头浓密的黑发上。他的黑发，让我产生了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并不是因为我的卑微，而是来自于对一个奇强生命的仰望。

《坐看山间雾落云起——女寿星杨华英老人采访手记》

冯昱

车子沿着桂江岸边往下游驶去。

这是在午后。天空有很多积雨云，还不时飘洒下一两阵细雨。20多分钟后，迎接我们的却是一座洁净的山村——昭平镇富裕村地坪组。这是一座富裕的村庄，就座落在昭（平）蒙（山）公路边的青山脚下。绿树的掩映中随处可见那些别墅一样漂亮的村民新居。

我们走进的，却是一座在贺州的山区随处可见的传统民居：泥砖砌成的墙，乌瓦盖的顶。这就是杨华英老人的家。老人是1912年农历11月生的，比我前面采访的蔡云英老人还要老，一样的是满头的银发，还有一样的慈眉善目。老人上穿蓝黑色衬衣，下穿水蓝色裤子，一副很典型的农村老妇人形象。

户主的名字跟电影《上甘岭》中英雄的名字同音，叫黄巨光，看相貌就感觉到他非常老实纯朴。他不是老人的儿子，也不是她的女婿。他是杨华英老人儿媳的第二任丈夫。

老人说的是当地土话，我们沟通有点困难。于是采访时主要由黄巨光来作介绍和回答问题，这位57岁的农民头发已然全白，可见他为4个孩子和1位老人所付出的艰辛与努力。他老实地坐在老人身边，那眼睛看老人的神情就像是亲儿子看母亲。他说老人大致是在1930年左右从广东逃难进入广西的，逃到这儿就嫁人了。由于没有文化，她已记不清故乡具体在何处，更找不到老家和亲人。她嫁人后就只生了1个儿子，跟丈夫姓朱。丈夫50多岁就去世了，儿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因病弃她而去。在遭受到重创之后，是儿媳以农村妇女特有的坚韧、勤劳和善良一手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儿媳舍不得丢下她去改嫁，只好招郎到这个家上门，黄巨光于是在1988年入赘到这个家里。亲生儿子为老人带来2个孙女，黄巨光过来后跟儿媳也为她生了2个孙女。

据陪同的村委主任说，老人虽历经苦难却也算是有福，黄巨光虽不是亲生儿子却胜似亲生儿子，一家人都对老人非常孝顺，要不老人就不会有这么高寿。老人的孝顺孙女中，最大的已经嫁人，第二个读

完高中后去了打工，第三个读完初中后因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再送，于是也去了打工，现在只有最小的孙女还在贺州市高级中学读高二。虽然老人还能自己走动，但我们看到了厅屋里的轮椅——那是打工的孙女买回来给她备用的。

老人的饮食起居一直都很有规律。现在她每天早晚吃一碗米饭，兼吃一些粥，能吃二三两瘦肉或肉丸，不吃肥的。吃的肉都是清蒸或者煲汤，有时还把猪骨头煲软了吃。中午喜欢吃麦片，那是打工的孙女买给她的。老人从不暴食，如中午吃麦片就仅只是麦片，只吃大半瓷杯。她基本上不吃杂粮，也不怎么吃水果，主要是由于她的胃不是很好，吃了粗粮和带酸的水果容易伤胃。她每天晚上都是8点按时上床睡觉，早上8点按时起来。进入80岁以后，老人就开始有了午睡的习惯，每天午饭后睡上1个小时左右。早上起来都是烧热水来洗脸的。

不管生活中的苦和难，也无论富贵，其实老人一直都保持着一种很乐观的精神，年纪那么大了还特别爱看电视。她最喜欢的节目是唱歌跳舞之类的文艺演出。看电视的时间主要是中午和晚上。孙女在家的话，一到时间就会给她打开电视，找她喜欢的节目给她看。孙女们不在家，儿媳和黄巨光也会这样做。这个家唯一一台电视都是让老人先看的，从没有谁抢过。访谈间，我那随行的女儿书羽开了电视，老人也就转过头去看，还满眼慈爱地问书羽是谁的女儿。看得出她是个很喜欢小孩子的人。老人还特别爱“扯大炮”，扯大炮是当地方言，大意就是与人聊天吹牛寻开心，这有点类似于北方人说的“侃大山”，由于她与邻里的关系都很好，为人又诚实，所以时常有人喜欢来跟她扯大炮。虽然没有亲眼看到她们扯大炮的情景，但我的耳畔似乎早已回荡起她们扯出的一串串欢声笑语。

村委主任说，老人还经常说共产党真好，共产党使全国人民安定了下来，不再像国民党（统治）时那样离家四处逃难，让她能够在这里安居乐业，她还有什么事是看不开的呢？

在我们与黄巨光和村委主任的交谈时，老人看到一只鸡跳到大门槛上，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近鸡哦喏哦喏地挥手赶出门去，然后又走回沙发椅坐下。老人的眼睛有一只已不好使了，但另一只的眼力还行，听力也很好。家里早就不用她干活了，但老人还坚持烧水、喂猪和洗自己的衣服。

走出门外，在地坪边看过她家养的猪花（仔猪）后，我再次被这座洁净的山村的风景所吸引。周遭的山上那些林立的杂树林，在雨后显得额外青翠葱茏。于是我禁不住在采访本上画起了速写。但刚画了几笔就卷来一阵大风，看看大雨将临，我赶紧回屋。

在门口看出去，只见对面山上，雾被风挟持着从左边向右边飞涌，山随之动了起来，林子也动了起来。山被雾分成了好几重。很快地雨就随之铺排过来，与雾一起一下子淹没了山。

雨被风从大门吹进屋里。户主急忙关上大门。或许是雨太大，又由风挟裹而来，于是就有些雨从瓦隙间挤进来，飘洒到屋里。这让我不知所措。只见老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对面的房门边上没雨飘到的地方，在一张小矮木板凳上坐下，神情淡定。我想，老人面对人生的风雨也一定像面对这大自然风雨一般坦然。

黄巨光泡了 1 杯麦片放到老人面前的长凳上，老人就一勺一勺地舀着吃将起来。她动作利索，没有弄出一点汤汁，边吃还边看电视。大约六七分钟后老人就吃完了麦片。黄巨光又拿了 1 条毛巾，放在旁边餐桌下的横木下，老人随即捋过来认真地擦起了嘴巴。完毕，又转头看电视。看一阵后就拿起一串葡萄叫书羽吃。书羽不好意思吃，老人只好把葡萄又放回到桌上。村委主任就说她很喜欢小孩子的，平时见到有小孩子来玩或从门口经过，老人都会拿好吃的给他们吃。黄巨光说她平时只要家里一来人，她就叫家人煮饭做菜招待。由此可看出老人的乐善好施，还有就是她人老心不老，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

我用一些时间参观了这个家，发现卫生搞得非常好。村委主任介绍说其实整个村的卫生环境都搞得很好。村里在 1986 年就家家户户搞了沼气池，形成“养猪—沼气—果菜”的良性循环，有力地促进了环

境卫生的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被自治区评为文明村。那时这个村的老人只有几个是活到 80 多岁的，90 岁以上的仅有 1 人。也不知是不是环境改善的缘故，后来越来越多老人的寿命愈来愈高，还有过两位百岁老人（其中 1 位去年才去世）。村委主任说她的奶奶也活了 96 岁。据 2008 年统计，在这个只有 4034 人的村里，90 岁以上的老人有 4 人，80—89 岁的有 44 人，70—79 岁的有 153 人。

最后我还参观了老人的卧室，就在厅的右侧，里面的陈设极其简陋，除了一些农具，就只有一张硬板床了，是那种长凳加硬木板搭起来铺就的。床由 1 顶白色的蚊帐罩着，床上只垫了 1 床草席，席上有 1 床薄薄的棉被——说是山里暑天的夜晚也很凉的，老人晚上要盖棉被。

不多久雨就停了。老人搬了一张小矮凳到大门口坐着，神情闲适淡定地看着对面刚刚被雨濯洗过的青山。时值盛夏，山正显示着的蓬勃的生命气象，那里有雾落，有云起……

《青山不老绿水常流——访女寿星蔡云英老人》

冯昱

今年 7 月 5

日，应昭平县文联周派莲主席的邀请，我开始了一趟山水之旅。车子刚进入昭平县境内，窗外便是飞雾遮不住的青山，还有那些山洪淹不没秀色的河溪。那天早上刚好下过一两阵雨，山便格外的朗润，而那些河溪则是分外的丰盈。我干脆开了窗，享受着随晨风一同涌进来的清新空气，身心愉悦之中的我对这次采访充满了信心。

我要采访的女寿星，就住在这青山之中、秀水之畔。

与周主席会合后小憩一会儿，我们就开始了进村采访。采访的对象就住在昭平镇龙坪村中垌组。车子开出县城不到 10 分钟就到了。村子在水田的包围之中。稻子未熟，因此村子也就在一片青葱的包围之中。我们走过 20 多米的田间荒陌来到老人的家。门前种有南瓜，苗和叶正蓬蓬勃勃地蔓延着绿意；有南方人喜食的黄皮果树，一树的果实正待成熟；周边田里的稻子已长出穗来了，还是绿色的谷儿正开

出白色的小花；还有一条水沟，引来的山泉正潺潺地絮叨，像老人后来的话语。

走进这户人家，我们首先感受到的，除了主人的热情，还有的就是那种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这是一户祥和欢乐之家。

迎接我们的有老人的 2 个儿子，1 个孙子，1 个孙媳妇和 1 个曾孙子。

老人叫蔡云英，生于 1914 年。我们进门，她正坐在厅屋右侧的木制沙发上，以满脸的笑意迎接我们。周主席递给老人 1 个红包向她祝寿，老人乐呵呵地接受了。如果不是事先说明采访的是寿星，真的难以想像这是一位 95 岁高龄的老人。就连那梳理得很整齐的满头的银发也显得特别精神。至今仍能看出她的脸是鹅蛋型的，这张也曾年轻漂亮迷人的脸，现虽已布满了岁月刻下的道道皱纹，却未让我感觉到有多少沧桑——或许是老人的乐观情绪掩盖了一切吧。

后来问到，老人果真是历经了很多人世苦难的。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又没有田地，她的童年几乎都是在饥饿中熬过的。到了 14 岁的时候，旧中国兵荒马乱，家里实在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就把她给了人家做童养媳。那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经常是吃一餐粥，又吃一餐芋头、红薯或木薯之类的杂粮。但还能勉强填饱肚子。21 岁时，她的小丈夫死了。第二年她嫁给了后来的丈夫，夫家有田，这时候才结束了经常挨饿的日子。这些经历让她养成了日后从不挑食的良好习惯。

嫁到夫家后虽然能吃饱了，但农村的活路依然很辛苦。上世纪五十年代，她经常要挑石灰到文竹乡去，又从文竹乡挑香纸（一种祭祀时用来烧的纸）回来。去时要爬上村子后面那座高高的山，再从山那边翻下去就到文竹了，回时也要从文竹乡那边爬上这座山，再翻下来就到家了。我在这里用文字叙述得好像非常的轻巧，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走到她家门口去看看那座山，我想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连空手空脚翻越过去的勇气都没有。那座山高得实在可怕。那天的白雾在山顶上飞，依稀中我看到了当年那个年轻的农村女子，正挑着重担一步一步向山上艰难攀登的身影。她来回一趟要足足走上 5 个小时。这是百

斤重担激烈压迫着小小肩骨的5个小时，是扁担磨伤薄薄肌肉的5个小时，这是咸咸的汗水腌着肩伤和脚上的泡泡伤而剧痛不已的5个小时……

这些都是老人自己告诉我们的。老人讲话的速度算是快的，说到激动处甚至比一些60多岁的人还要快。这让我不由得暗自佩服她这么老居然还有这么好的思维能力。说起上面那些苦难的时候，老人两腮的肉不停地抖动。我的心也不由得跟着抖了起来。这让我对这次采访的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勾起那么大岁数老人的伤心往事，如果损她的寿——即使是1天甚至是几个小时，这是不是一种罪过？但不久后老人就以她的快乐让我心安理得起来。

她告诉我们：丈夫是1915年生的，小她1岁，对她很好，夫妻恩爱有加，从未吵过架。可惜他在1984年就离她而去了。丈夫虽也是耕田的，但识字，在当时算是有文化的了，因此解放后支持她去读成人识字班。在那里她学会了很多字，还背了很多古诗。1958年大跃进时期，因为宣传需要，识字班的人除了读书还学唱歌跳舞。她说她会唱很多歌，包括毛主席语录歌。说到这些时老人愈发地兴奋了起来，还当场唱了起来：“敬爱的毛主席……”。在我们热烈的掌声中，她唱了几句后，又开始用当地的土白话背起词：“共产党，像太阳……”她说她还能用山歌把《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唱完。在说和唱的过程中，老人还不时地用右手掌抚摸她的脸，抚摸她的眼睛和嘴巴，还满是慈爱地摸了一下二儿子的肩膀。当她唱完，很快地又平静了下来。由此看来，她是个很善于调节自己情绪的人。

其实整个采访过程几乎都是在周主席、我女儿和老人家的家人们交流的欢声笑语中度过的。户主叫严昌达，是老人的三儿子，64岁了。老人是今年农历4月才来跟三儿子过的，之前跟二儿子严文达过。不管跟谁过，家人都对她很好。二儿子73岁，因我们来采访，他也来到弟弟家，他家就在前面20多米远的地方。老人这一生共生育了10胎，3男7女，养大成人的只有8个，但这个“成活率”在当时已算是高的了。她的大儿子是出去工作的，只可惜21岁就去世了。老人

说她生第一胎时 23 岁，第二胎时 25 岁，第 9 胎是剖腹产，最后一胎是 1956 年，当时她已 42 岁。老人的记性好得让我在啧啧称奇的同时又自愧弗如，她甚至记清每一个孙子、孙女和曾孙的生日。

如果不是交谈中问清老人儿子们的年龄，我确实看不出这兄弟俩的岁数，没想到他们也已是老人，一直到采访结束，他们给我的感觉分明还是四五十岁的样子。其实他们家族很多人都很长寿。蔡云英老人的大哥就活了 96 岁，两个妹妹都还健在，大妹已是 92 岁，小妹 82 岁。

从我们进屋到离开，兄弟俩一直都面带笑容。他们的快乐一直都感染着我。

老人很喜欢吃水果。周主席进门不久后就从带来的水果中取出 1 个香蕉，剥好后递给老人，老人很快就吃完了。后来三儿子给她洗了葡萄，她又 1 颗紧接着 1 颗地吃起来，还不时地给 1 颗在一旁的孙媳抱着的曾孙，眼中满是醉人的爱意。儿孙们说她夏天最喜欢吃的是西瓜，儿女孙子们都帮她买。她喜欢把 1 个西瓜 1 刀剖成两半，然后拿一半用勺子舀了瓜瓢来吃。吃苹果就要用刀刨碎了才吃，因为她只剩下 3 颗牙了。

如今的生活好了。在世的两个儿子都建了 3 层的小洋楼，买有农用车、碾米机、摩托车，城里人有的家电他们一样也不缺。孝顺的儿孙们于是不让老人再做家务。其实从 80 多岁起，家里人就很少让她做什么了。但老人一生劳动惯了，怎么都要找点事来做，都要动动身子，说一旦不劳动身子就会痛。她现在还坚持每天扫地。除了被单，老人的衣服至今都坚持自己来洗。或许正是她的“好动”，才使得她那么高龄了还那么能动。当周主席提出给她照个洗衣服的相时，她不用人扶就自己扶了一下沙发的扶手站了起来，然后拄了孙媳妇递过来的拐杖，一步一步地向大门外走去，其动作之稳健程度真让人惊讶。采访行将结束时，老人本来还倚在沙发上，左手托着脸的，但当我们道别完要走了，她就又站了起来，走到门口送我们。

出了门，我向着离老人愈来愈远的地方走去，禁不住回眸看时，只见那座小洋楼已嵌入了青山之中，而蔡云英老人的身影也已随着她的房屋嵌入这幅青山绿水的风景画中。在她的身边，青山不老，绿水悠悠……

（二）

《“桃源”深处觅“仙婆”——访昭平镇上岸村百岁老人陆华英》

李举东

沿着昭平县城通往大脑山林场的山区公路往上走，到达上垌，再沿上垌冲往里走约 30 分钟即到冲脑小组。其间路不长，可路面狭小，路况崎岖，盘旋弯曲几近一百八十度，加上路上峰回路转，景色变幻神奇，山音鸟语，空谷瀑响，真给人一种来到桃源仙谷奇妙的感觉。

路，沿着斜坡不断地向上延伸，陆华英老人的家就在上垌冲脑最高处。四面都是层层叠叠的山和一条条通往大山深处的溪流，山环水绕，茂林吐绿，鸟语花香。哇，好位置，好绝俗，房子就建在山坡上居高临下。它面朝当地名山大脑山，背靠蜿蜒而来的能贫岭，远望有青绿苍翠连绵不断的森林，近看有参差错落如叠鱼鳞的水田。房子之上的山坡上是一片八角林，之下是一片青翠的茶园，四周均种植柚子、柿子、枇杷等果树，不远处还有一片竹林和杉木林绿翠无限。同伴告诉我这是雷家，主人叫雷福池，是陆华英老人的儿子。我们到来的时候他正在自家的房子旁劈柴，厨房边上垒起一条足有两米高的柴墙。这里养有一两条大黄狗，远远跑来摇尾巴，但一声也没有叫，一直跟着到屋角，似乎是主人特地派出去迎接客人的使者。

正值晌午，冬日温暖和煦，一个面如干枣、身似古柏苍松的老人正坐在门前的地坪上晒太阳。我心一喜，这不是我日夜想见到的老寿星吗！她面色红润，精神饱满，穿著朴素，只是耳朵有点重听，但记忆力很好，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她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询问：“你们从哪里来呀？”这里山高地僻，来客不多，我们自然成了新鲜事物了。当一眼看出同往的昭平中学学生、她的乡邻雷应伟时，老人兴奋

地与他拉起家常，问长问短。我们说明来意后，老人的两个儿子雷福营、雷福池也围拢坐在一起慢慢攀谈，回忆往日时光。

公元 1906 年 10 月，陆华英老人出生在龙坪铜古脑一个姓陆农民家里，后来跟随家人搬迁到如今的大壮村新寨定居。小时候家里贫困，七岁时看牛，没有钱读书，不识字。十八九岁时与瑶族青年雷知仁结了婚。雷家为少数民族，常年居住在偏僻荒凉、人烟稀少的古站顶，在那里搭建山厂，开荒垦地。他们一家全是劳力，一年四季在古站顶的山厂（离家约半小时的路）上种植地谷、玉米、红薯、木薯等五谷杂粮，也养鸡养猪。那时生产水平较低，地里生产的粮食不多，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生活勉强能够维持。由于地处绝境，交通不便，人烟稀少，消息不通，与世隔绝，难以融入社会，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于是在 1958 年搬迁到上垌冲脑现址上居住，从此便在这生根发芽。

“在山厂上住的时候你母亲能干（勤劳，有劳动才能）吗？”

“那时，她什么都做，挖地，锄草，喂猪，煮饭呀……手脚从来不停。”

“讲做工的话，上上下下、里里外外谁都没有她快，她都抢在别人前面。比如插田，你插半分，她插一分呢。”

我的提问引起两兄弟不同角度的回答，让我感觉到我现在采访的对象是个真正的劳动能手，我心里不由肃然起敬。

采访地点是一个农家晒场，几个人就老人的事说得兴起，又围上几个大人和孩子加入，场上更是七嘴八舌的。谈到以前山厂，一个高山上几乎与世隔绝的家，面前的两个大山汉子脸上流露出坚毅和自豪。在那里他们要适应风雨雷电的多变，适应野兽蛇虫的横行侵扰，还要克服其他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真不容易啊！

从古站顶到上岸冲脑，陆华英老人一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龙坪附近方圆十几公里的地方。她常年四季在家种田耕地，71 岁前每天都与扁担、铲箕、锄头之类的农具为伍，干的都是苦力活，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这似乎让采访者感到有点遗憾。但是，面对如此能干的老人，我真佩服她把漫长的日子演化成具体的每一天

去活，每一天又分解每一件事情去做，从而让人的一生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老人经历了清朝、民国和当今盛世等三个朝代，从乱世到盛世，历经了风风雨雨，看尽人情世故，看够时代沧桑。她记性好，很健谈，能讲许许多多曲折动听的传奇和趣闻逸事，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雷氏兄弟说，早几年计生工作组住在他们家时，天天晚上来听老人讲故事，讲到紧张揪心处人们屏声静听，而到生动有趣时大家开怀大笑，一时间好不热闹。老人头脑清醒，口齿清楚，大事记得牢，细节表达准确。她耳朵有点重听，但视力好，能准确分辨清楚各个年龄段小孩子的身份。与人交谈时精神集中，表情丰富。与笔者握手时虽然是冬天，然而她的手掌却是柔软而温暖的。

在谈到养生经验时，雷氏俩兄弟总结出最主要一条：喜欢劳动，不愿空闲。他们说，冬天天气寒冷，老人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能受寒。闲坐时要烤烤火，晚上睡觉要装上热水袋。此外还要加强营养，起码保证晚上有一餐肉菜。这些生活事虽然琐细，却反映出他们对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一片诚挚的孝心，值得社会广泛学习。

为了掌握更多资料，我们顺便问问附近的居民，看看对陆华英老人有怎样的评价。他们一致认为老人性格乐观开朗，热情好客，见面喜欢打招呼。这就印证了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说过的一句名言：乐观是养生的唯一秘诀。是啊，乐观的人在苦难中苦中作乐，悲观的人在幸福中苦不堪言。生活就是一杯茶，或浓郁或淡寡，或苦涩或甘甜，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品尝。

采访结束，我送给老人一个红包，她高兴得捧在手上双手直打哆嗦，不知说什么是好。我说：“给你照张像吧，好吗？”对着镜头那一刻，她喉咙里不由自主地发出连续声响，是紧张还是激动，无从判断，估计这是老人第一次照相吧。

采访回来的路上，从大脑山余脉延山坡下来，一路感受层层叠翠。在两溪结合处，峰回路转，巨石峥嵘，飞瀑流泉，一步一景。最让人多看几眼的是一片片青翠的茶园和一幢幢崭新的民居。在短短的几个